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六十九卷 走安南玉馬換猩絨

百年古墓已為田，人世悲歡隻眼前。日暮子規啼更切，閒修野史續殘編。

話說廣西地方與安南交界，中國客商要收買丹砂、蘇合香、沉香，卻不到安南去，都在廣西收集。不知道這些東西盡是安南的土產，廣西不過是一個聚處。安南一般也有客人到廣西來貨賣，那廣西牙行經紀皆有論萬家私堆積貨物，但逢著三七才是交易的日子。這一日叫做「開市」，開市的時候，兩頭齊列著官兵，放炮吶喊，直到天明，才許買賣。這也是近著海濱，恐怕有奸細生事的意思。市上又有個評價官，這評價官是安撫衙門裡差出來的，若市上有私買私賣，緝訪出來，貨物入官，連經紀客商都要問罪。自從做下這個官例，那個還敢胡行。所以評價官是極有權要的名色。雖是評價，實在卻是抽稅，這一主無礙的錢糧，都歸在安撫。

曾有個安撫姓胡，他生性貪酷，自到廣西做官，不指望為百姓興一毫利，除一毫害，每日只想剝盡地皮自肥。總為天高聽遠，分明是半壁天子一般。這胡安撫沒有兒子，就將妻姪承繼在身邊做公子。這公子有二□餘歲，生平毛病是見不得女色的，不論精粗美惡，但是落在眼裡，就不肯放過。只為安撫把他關禁在書房裡，又請一位先生陪他讀書，你想：曠野裡的獼猴，可是一條索子鎖得住的！況且要他讀書，真如生生的逼那獼猴妝扮《李三娘挑水》、《鮑老送嬰孩》的戲文了。眼見得讀書不成，反要生起病來。安撫的夫人又愛惜如寶，這公子倚嬌倚癡，要出衙門去玩耍，夫人道：「只怕你父親不許，待我替你講。」

早是安撫退堂，走進內衙來。夫人指著公子道：「你看他面黃肌瘦，茶飯也不多吃，皆因在書房內用功過度，若再關禁幾時，連性命都有些難保了。」安撫道：「他既然有病，待我傳官醫進來，吃一兩劑藥，自然就好的。你著急則甚！」公子怕露出馬腳來，忙答應道：「那樣苦水我吃吃他做甚麼！」

安撫道：「既不吃藥，怎得病好哩？」夫人道：「孩子家心性，原坐不定的，除非是放他出衙門外，任他在有山水的所在，或者好寺院裡閒散一番，自然病就好了。」安撫道：「你講的好沒道理！我在這地方上現任做官，怎好縱放兒子出外頑耍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也忒糊塗，難道兒子面孔上貼著『安撫公子』的幾個字麼？便出去玩耍，有那個認得，有那個議論？況他又不是生事的，你不要弄得他病久了，當真三長兩短，我是養不出兒子的哩！」

安撫也是溺愛一邊，況且夫人發怒，只得改口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我自有個道理。明朝是開市的日期，吩咐評價官領他到市上頑一會兒就回，除非是打扮要改換了，才好掩人耳目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公子在旁邊聽得，眉花眼笑，撲手跌腳的，外邊歡喜去了。正是：

意馬心猿控不住，郎君年少總情迷。

世間溺愛皆如此，不獨偏心是老妻。

話說次日五更，評價官奉了安撫之命，領著公子出轅門來，每人都騎著高頭大馬到得市上。那市上原來評價官也有個衙門，評價官就領他到後衙裡坐著，說道：「小衙內，你且寬坐片時，待小官出去點過了兵，放炮之後，再來領衙內出外觀看。」只見評價官出去坐堂，公子那裡耐煩死等，也便隨後走了出來。此時天尚未亮，滿堂燈炬，照得如同白日，看那四圍都是帶大帽、持槍棍的，委實好看。公子打人叢裡擠出來，直到市上，早見人煙湊集，家家都掛著燈籠。公子信步走去，猛抬頭，看見樓上一個標緻婦人恁著樓窗往下看。

他便立住腳，目不轉睛的瞧個飽滿。你想：看人家婦女，那有看得飽的時節！總是美人立在眼前，心頭千思萬想，要他笑一笑，留些情意，好從中下手，卻不知枉用心腸，像餓鬼一般，腹中越發空虛了。這叫做「眼飽肚中饑」，公子也是這樣呆想。那知樓上的婦人，他卻貪看市上來來往的，可有半些眼角梢兒留在公子身上麼！又見樓下一個後生對著那樓上婦人說道：「東方發白了，可將那幾盞燈挑下來，吹息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燭也剩不多，等他點完了罷。」公子乘他們說話，就在袖裡取出汗巾來，那汗巾頭上繫著一個玉馬，他便將汗巾裏一裹，擲向樓上去。偏偏打著婦人的面孔，婦人一片聲喊起來。那樓下後生也看見一件東西在眼中幌一幌，又聽得樓上喊聲，只道那個拾磚頭打他，忙四下一看，只見那公子嬉著一張嘴，拍著手大笑，道：「你不要錯看了，那汗巾裡面裹著玉馬哩！」這後生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忙去揪著公子頭髮，要打一頓。不提防用力猛，卻揪著了帽子，被公子在人叢裡一溜煙跑開了。後生道：「便宜這個小畜生！不然，打他一個半死，才顯我的手段。」拿帽在手，一逕跑到樓上去。

婦人接著，笑道：「方才不知那個涎臉汗巾裹著玉馬擲上來，你看這玉馬倒還有趣哩。」後生拿過來看一看，道：「這是一個舊物件。」那婦人也向後生手裡取過帽子來看，道：「你是那裡得來的？上面好一顆明珠！」後生看了，驚訝道：「果然好一顆明珠。是了，是了，方才那小畜生不知是那個官長家的哩！」婦人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後生道：「我在樓下見一個人瞧你，又聽得你喊起來，我便趕上去打那個人，不期揪著帽子，被他脫身走去。」婦人道：「你也不問個皂白，輕易便打人，不要打出禍根來！他便白瞧得奴家一眼，可有本事吃下肚去麼！」後生道：「他現在將物件擲上來，分明是調戲你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好呆！這也是他落便宜，白送一個玉馬，奴家還不認得他是長是短，你不要多心。」正說話間，聽得市放炮響，後生道：「我去做生意了。」正是：

玉馬無端送，明珠暗裡投。

你道這後生姓甚麼？原來叫做杜景山。他父親是杜望山，出名的至城經紀，四方客商都肯來投依；自去世之後，便遺下這掙錢的行戶與兒子。杜景山也做了乖巧，倒百能百幹，會招攬四方客商，算得一個克家的尚子了。我說那樓上的婦人，就是他結髮妻子。這妻子娘家姓白，乳名叫做鳳姑，人材又生得柔媚，支持家務件件妥貼，兩口兒極是恩愛不過的。他臨街是客棧，一向堆著物，這日出空了，鳳姑偶然上樓去觀望街上，不期撞著胡衙內這個禍根。

你說：惹了別個還可，胡衙內是個活太歲，在他頭上動了土，重則斷根絕命，輕則也要蕩產傾家！若是當下評價官曉得了，將杜景山責罰幾板，也就消了忿恨，偏那衙內懷揣著鬼胎，卻不敢打市上走，沒命的往僻巷裡躲了去。走得氣喘，只得立在房簷下歇一歇。

萬不曉得對門一個婦人，蓬著頭，敞著胸，手內提了馬桶，將水蕩一蕩，朝著那邊潑下。那知道黑影內有一個人立著，剛剛潑在衙內衣服上。衙內叫了一聲：「哎喲！」婦人丟下馬桶就往家裡飛跑。我道婦人家蕩馬桶也有個時節，為何侵晨扒起來就蕩？只因小戶人家，又住在窄巷裡，恐怕黃昏時候街上有人走動，故此趁那五更天，巷內都關門閉戶，他便冠冠冕冕，好出來洗蕩。也是衙內晦氣，蒙了一身的糞渣香，自家聞不得，也要掩著鼻子。心下又氣又惱，只得脫下那件外套來，露出裡面是金黃短夾襖。衙內恐怕有人看見，觀瞻不雅，就走出巷門。

看那巷外是一帶空地，但聞馬嘶的聲氣，走得幾步，果見一匹馬拴在大樹底下，鞍轡都是備端正的。衙內便去解下纏繩，才跨上去，腳蹬還不曾踏穩，那馬飛跑去了。又見草窩裡跳起一個漢子，喊道：「拿這偷馬賊！拿這偷馬賊！」隨後如飛的趕將來。衙內又不知這馬的纏口，要帶又帶不住；那馬又不打空地上走，竟轉一個大彎，衝到市上來。

防守市上的官兵見這騎馬漢子在人叢裡放轡，又見後面漢子追他是偷馬賊，一齊喊起來，道是：「拿奸細！」嚇得那些做生意買賣的，也有擠落了鞋子，也有失落了銀包，也有不見了貨物，也有踏在陽溝裡，也有跌在店門前。紛紛杳杳，像有千軍萬馬的光景。評價官聽得有了好陣，忙披上馬，當頭迎著，卻認得是衙內。只見衙內頭髮也披散了，滿面流的是汗，那臉色就如黃蠟一般。喜得馬也跑不動了，早有一個鬍鬚碧眼的漢子喝道：「快下馬來！俺安南國的馬，可是你蠻子偷來騎得的麼！」那評價官止住道：

「這是我們衙內，不要囉唆。」連忙叫人抱下馬來。那安南國的漢子把馬也牽去了。

那官兵見是衙內，各各害怕，道：「早是不曾傷著那裡哩！」評價官見市上無數人擁擠在一團來看衙內，只得差官兵趕散了，從容問道：「衙內出去，說也不說一聲，嚇得小官魂都沒了！分頭尋找，卻不知衙內在何處遊戲。為何衣帽都不見了，是甚麼緣故？」衙內隔了半晌才說話，道：「你莫管我閒事，快備馬送我回去。」

評價官只得自家衙裡取了巾服，替衙內穿戴起來，還捏了兩把汗，恐怕安撫難為他，再三哀告衙內，要他包含。衙內道：「不干你事，你莫要害怕。」眾人遂扶衙內上馬，進了轅門，後堂傳梆，道是衙內回來了。夫人看見，便問道：「我兒，外面光景好看麼？」衙內全不答應，紅了眼眶，撲簌簌掉下淚來。夫人道：「兒，為著何事？」忙把衣袖替他揩淚，衙內越發哭得高興。夫人仔細將衙內看一看，道：「你的衣帽那裡去了，怎麼換這個巾服？」衙內哭著說道：「兒往市上觀看，被一個店口的強漢見兒帽上的明珠，起了不良之念，便來搶去，又剝下兒的外套衣服。」夫人掩住他的口，道：「不要提起罷，你爹原不肯放你出去，是我變嘴臉的說了，他才衣我。如今若曉得這事，可不連我也埋怨起來。」正是：

不到江心，不肯收舵。

若無絕路，那肯回兵！

話說安撫見公子回來，忙送他到館內讀書。不期次日眾官員都來候問衙內的安。安撫想道：「我的兒子又沒有大病，又不曾叫官醫進來用藥，他們怎麼問安？」忙傳進中軍來，叫他致意眾官員，回說「衙內沒有大病，不消問候得。」中軍傳說安撫之命，不一時又進來稟道：「眾官員說曉得衙內原沒有病，因是衙內昨日跑馬著驚，特來問候的意思。」

安撫氣惱道：「我的兒子才出衙門游得一次，眾官就曉得，想是他必定生事了。」遂叫中軍謝聲眾官員。他便走到夫人房裡來，發作道：「我原說在此現任，兒子外面去不得的。夫人偏是護短，卻任他生出事來，弄得眾官員都到衙門裡問安，成甚麼體統！」夫人道：「他頑上半日，那裡生出甚麼事來！」

安撫焦躁道：「你還要為他遮瞞！」夫人道：「可憐他小小年紀，又沒有氣力，從那裡生事起！是有個緣故，我恐怕相公著惱，不曾說得。」安撫道：「你便遮瞞不說，怎遮瞞得外邊耳目！」夫人道：「前日相公吩咐說要兒子改換妝飾，我便取了相公煙燄帽——上面釘的一顆明珠，把他帶上。不意撞著不良的人，欺心想著這明珠，連帽子都搶了去，就是這個緣故了。」

安撫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沒人跟隨著他，任憑別人搶去？」這裡面還有個隱情。連你也被兒子瞞過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又不曾到外面去，那裡曉得這些事情！相公叫他當面來一問，就知道詳細了，何苦埋怨老身！」說罷，便走開了。安撫便差丫鬟向書館裡請出衙內來。

衙內心中著驚，走到安撫面前，深深作一個揖。安撫問道：「你怎麼昨日去跑馬闖事？」衙內道：「是爹爹許我出去，又不是兒子自家私出去玩耍的。」安撫道：「你反說得乾淨！我許你出去散悶，那個許你出去招惹是非！」衙內道：「那個自家去招惹是非！別人搶我的帽子衣服，孩兒倒不曾同他爭鬥，反迴避了他，難道還是孩兒的不是。」安撫道：「你好端端市上觀看，又有人跟隨著，那個大膽敢來搶你的？」

衙內回答不出，早聽得房後夫人大罵起來，道：「胡家後代，止得這一點骨血，便將就些也罷！別人家兒女，還要大賭大嫖、敗壞家私。他又不是那種不學好的，就是出去頑耍，又不曾為非作歹，玷辱你做官的名聲。好休便休，只管嘮嘮叨叨，你要逼死他才住麼！」

安撫聽得這一席話，連身子麻木了半邊，不住打寒慄，忙去賠小心，道：「夫人，你不要氣壞了，你疼孩兒，難道我不疼孩兒麼！我恐孩兒在外面吃了虧，問一個來歷，好處治那搶帽子的人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才是。」叫著衙內道：「我兒，你若記得那搶帽子的人，就說出來，做爹的好替你出氣。」衙內道：「我還記得那個人家，燈籠上明明寫著『杜景山行』四個字。」

夫人歡喜，忙走出來，撫著衙內的背，道：「好乖兒子，這樣聰明！字都認識得深了。此後再沒人敢來欺負你。」又指著安撫道：「你胡家門裡，我也不曾看見一個走得會識字像他的哩。」

安撫口中只管把「杜景山」三個字一路念著，踱了出來。又想道：「我如今遽怒將杜景山拿來痛打一陣，百姓便叫我報復私仇，這名色也不好聽。我有個道理了。平昔聞得行家盡是財主富戶，自到這裡做官，除了常例之外，再不曾取擾分文，不若借這個事端，難為他一難為。我又得了實惠，他又不致受苦，我兒子的私憤又償了。極妙，極妙！」即刻傳書吏，寫一張「取大紅猩猩小姑絨」的票子，拿硃筆寫道：「仰杜景山速辦三□丈交納，著領官價，如違拿究，即日繳。」

那差官接了這個票子，可敢怠慢，急急到杜家行裡來。杜景山定道是來取平常供應的東西，只等差官拿出票子來看了，才嚇得面如土色，舌頭伸了出來，半日還縮不進去。差官道：「你火速交納，不要遲誤。票上原說即日繳的，你可曾看見麼？」

杜景山道：「爺們且進裡面坐了。」忙叫妻子治酒肴款待。差官道：「你有得交納沒得交納，也該作速計較。」杜景山道：「爺請吃酒，待在下說出道理來。」差官道：「你怎麼講？」

杜景山道：「爺曉得，這猩猩絨是禁物，安南客人不敢私自拿來販賣。要一兩丈，或者還有人家藏著的，只怕人家也不肯拿出來。如今要三□丈，分明是個難題目了。莫講猩猩絨不容易有，就是急切要三□丈小姑絨也沒處去尋。平時安撫老爺取長取短，還分派眾行家身上，謂之眾輕易舉。況且還是眼面前的物件，就著一家支辦，力量上也擔承得來。如今這個難題目，單看上了區區一個，將我遍身上下的血割了，也染不得這許多。在下通常計較，有些微薄禮取來孝順，煩在安撫爺面前回這樣一聲。若回得脫，便是我家族的造化，情願將白金奉酬。就回不脫，也要寬了限期，慢慢商量，少不得奉酬。就是這白金，若爺不放心，在下便先取出來，等爺袖了去何如？」

差官想道：「回得脫，回不脫，只要我口內稟一聲，就有白金上腰，拼著去稟一稟，決不致生出事來。」便應承道：「這個使得，銀子也不消取出來。我一向曉得你做人是極忠厚老成的。你也要寫一張呈子，同著我去。濟與不濟，看你的造化了。」杜景山立刻寫了呈子，一齊到安撫衙門前來。

此時安撫還不曾退堂，差官跪上去，稟道：「行家杜景山帶在老爺台下。」安撫道：「票子上的物件交納完全麼？」差官道：「杜景山也有個下情。」便將呈子遞上去，安撫看也不看，喝道：「差你去取猩猩絨，誰教你帶了行家來，你替他遞呈子。敢是得了他錢財！」忙丟下籤去，要捆打四□。

杜景山著了急，顧不得性命，跪上去稟道：「行家磕老爺頭。老爺要責差官，不如責了小人，這與差官沒相干。況且老爺取猩猩絨，又給官價，難道小人藏在家裡不肯承應，有這樣大膽的子麼！只是這猩猩絨久係禁物，老爺現大張著告示在外面，行家奉老爺法度，那個敢私買這禁物！」

安撫見他說得有理，反討個沒趣，只得免了差官的打，倒心平氣和對杜景山道：「這不是我老爺自取，因朝廷不日差中貴來取上京去，只得要預先備下。我老爺這邊寬你的限期，毋得別項推托。」忙叫庫吏先取三□兩銀子給與他。杜景山道：「這銀子小人決不敢領。」安撫怒道：「你不要銀子，明明說老爺自取你的了。可惡，可惡！」差官倒上去替他領了下來。杜景山見勢頭不好，曉得這件事萬難推諉，只得上去哀告道：「老爺寬小人三個月限，往安南國收買了回來交納。」

安撫便叫差官拿上票子去換，硃筆批道：「限三個月交納，如過限，拿家屬比較。」杜景山只得磕了頭，同差官出來。正是：

不怕官來只怕管，上天入地隨他遣。

官若說差許重說，你若說差就打板。

話說杜景山回到家中，悶悶不樂。鳳姑捧飯與他吃，他也只做不見。鳳姑問道：「你為著甚麼，這樣愁眉不開？」杜景山

道：「說來也好笑，我不知那些兒得罪了胡安撫，要在我身上交納三□丈猩猩小姑絨，限我三個月到安南去收買回來。你想，眾行

家安安穩穩在家裡趁銀子，偏我這等晦氣！天若保佑我到安南去，容容易易就能買了來，還扯一個直；收買不來時，還要帶累你哩！」說罷，不覺淚如雨下。鳳姑聽得，也慘然哭起來。杜景山道：「撞著這個惡官，分明是我前世的冤家了！只是我去之後，你在家小心謹慎，切不可立在店門前，惹人輕薄。你平昔原有志氣，不消我吩咐得。」

鳳姑道：「但願得你早去早回，免我在家盼望。至若家中的事體，只管放心。但不知你幾時動身？好收拾下行李。」杜景山道：「他的限期緊迫，只明日便要起身，須收拾得千金去才好。還有那玉馬，你也替我放在拜匣裡，好差禮物送安南客人的。」鳳姑道：「我替你將這玉馬繫在衣帶旁邊，時常看看，只當是奴家同行一般。」兩個這一夜淒淒切切，講說不了。總是杜景山自做親之後，一刻不離，這一次出門，就像千山萬水，要去一年兩載的光景。正是：

陽台今夜驚膠夢，邊草明朝雁跡愁。

話說杜景山別過鳳姑，取路到安南去，饑餐渴飲，曉行暮宿，不幾時，望見安南國城池，心中歡喜不盡。進得城門，又驗了路引，披一披行囊，曉得是廣西客人，指點他道：「你往朵落館安歇，那裡盡是你們廣西客人。」杜景山遂一路問那館地，果然有一個大館，門前三個番字，卻一個字也不認得。

進了館門，聽見裡面客人皆廣西聲氣，走出一兩個來，通了名姓。真是同鄉遇同鄉，說在一堆，笑在一處。安下行李，就有個值館的通事官引他在一間客房裡安歇。杜景山便與一個老成同鄉客商議買猩猩絨。那老成客叫做朱春輝，聽說要買猩猩絨，不覺駭然，道：「杜客，你怎麼做這犯禁的生意？」杜景山道：「這不是在下要買，因為竊了安撫之命，不得不來。」

隨即往行李內取出官票與朱春輝看。朱春輝看了，道：「你這個差不是好差，當時為何不辭脫？」杜景山道：「在下當時也再三推辭，怎當安撫就是蠻牛，一毫不通人性的！索性倒不求他了。」朱春輝道：「我的熟經紀姓黎，他是黎季犁丞相之後，是個大姓，做老了經紀的。我和你到他家去商量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怎又費老客這一片盛心！」朱春輝道：「盡在異鄉，就是至親骨肉，說那裡話。」

兩個出了朵落館，看那國中行走的，都是椎髻剪髮。到得黎家店口，只見店內走出一個連腮卷毛白鬍子老者，見了朱客人，手也不拱，笑嬉嬉的說得不明不白，扯著朱客人往內裡便走。杜景山隨後跟進來，要和他施禮，老兒居然立著不動。朱春輝道：「他們這國裡是不拘禮數的，你坐著罷。這就是黎師長了。」黎老兒又指著杜景山問道：「這是那個？」朱春輝道：「這是敝鄉的杜客人。」黎老老道：「原來是遠客，待俺取出茶來。」只見那老者進去一會，手中捧著矮漆螺頂盤子，盤內盛著些果品。杜景山不敢吃。朱春輝道：「這叫做香蓋，吃了滿口冰涼，幾日口中還是香的哩。」黎老老道：「俺們國中叫做庵羅果。因尊客身邊都帶著檳榔，不敢取奉。特將這果子當茶。」杜景山吃了幾個，果然香味不同。

朱春輝道：「敝鄉杜景山到貴國來取猩猩絨，因初次到這邊，找不著地頭，煩師長指引一指引。」黎老老笑道：「怎麼這位客人做這件稀罕生意？你們中國道是猩猩出在俺安南地方，不知俺安南要誘到一個猩猩，好煩難哩！」

杜景山聽得，果是嚇呆了，問道：「店官，怎麼煩難？」只見黎老老作色道：「這位客長好不中相與，口角這樣輕薄！」杜景山不解其意。朱春輝陪不是道：「老師長不須見怪，敝同鄉極長原的，他不是輕薄，因不知貴國的稱呼。」黎老老道：「不知者不坐罪。罷了，罷了！」杜景山才曉得自家失口，叫了他「店官」。

黎老老道：「你們不曉得那猩猩的形狀，他的面是人面，身子卻像豬，又有些像猿，出來必同三四個做伴。敝國這邊張那猩猩的，叫做捕儼。這捕儼大有手段，他曉得猩猩的來路就在黑蠻峪口一路，設著濃酒，旁邊又張瞭高木屐。猩猩初見那酒，也不肯就飲，罵道：『奴輩設計張我，要害我性命，我輩偏不吃這酒，看他甚法兒奈何我！』遂相引而去。遲了一會，又來罵一陣。罵上幾遍，當不得在那酒邊走來走去，香味直鑽進鼻頭裡，口內唾吐直流出來，對著同伴道：『我們略嚐一嚐酒的滋味，不要吃醉了。』大家齊來嘗酒，那知酒落了肚，喉嚨越發癢起來，任你有意，也拿花不定。順著口兒只管吃下去，吃得醅醕大醉，見瞭高木屐各各歡喜，著在腳下。還一面罵道：『奴輩要害我，將酒灌醉我們，我們卻思量不肯吃醉了，看他甚法兒奈何我？』眾捕儼見他醉醺醺東倒西歪的，大笑道：『著手了，著手了。』猛力上前一趕，那猩猩是醉後，又且著了木屐，走不上幾步，盡皆跌倒。眾捕儼上前擒住，卻不敢私自取血。報過國王，道是張著幾個猩猩了，眾捕儼才敢取血。即取血也不容易，跪在猩猩面前，哀求道：『捕奴怎敢相犯，因奉國王之命，不得已，要借重玉體上猩紅，求吩咐見惠多少，倘若不肯，你又枉送性命，捕奴又白折辛苦。不如吩咐多惠數瓢，後來染成貨物，為你表揚名聲，我們還感激你大德，這便死得有名了。』那曉得猩猩也是極喜花盆，極好名的，遂開口許捕儼們幾瓢。取血之時，真一點不多，一點不少。倘遇著一個慳鬼猩猩，他便一滴也捨不得許人，後來果然一滴也取不出。這猩猩倒是言語相符，最有信用的。只是獻些與國王，獻些與丞相，以下便不能夠得。捕儼落下的，或染西氈，或染大絨，客人買下往中國去換貨。近來因你廣西禁過，便沒有客人去賣。捕儼取了，也只是送與本國的官長人家。杜客長，你若要收買，除非預先到捕儼人家去定了，這也要等得輪年經載，才收得起來。若性子急的，便不能夠如命。」

杜景山聽到此處，渾身流出無數冷汗，歎口氣，道：「窮性命要葬送在這安南國了！」黎老老道：「杜客長差了，你做這件生意不著，換了做別的有利息生意，也沒人攔阻，你因何便要葬送性命？」

朱春輝道：「老師長，你不曉得我這敝同鄉的苦惱哩。」黎老老道：「俺又不是他肚腸裡蛔蟲，那個曉得他苦惱！」杜景山還要央求他，只聽得外面一派的哨聲，金鼓旗號動天震地。黎老老立起身，道：「俺要仰活佛去哩。」便走進裡面，雙手執著一枝燒熱了四五尺長的沉香，恭恭敬敬，一直跑到街上。

杜景山道：「他們迎甚麼活佛？」朱春輝道：「我昨日聽得三佛齊國來了一個聖僧，國王要拜他做國師。今日想是迎他到宮裡去。」

兩個便離了店口，劈面正撞著迎聖僧的鑿駕，只見前有四面金剛旗，中間幾個黑臉蓬頭赤足的僚民抬著數顆枯樹，樹梢上燒得半天通紅。杜景山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故事？」朱春輝道：「是他們國裡的鄉風，你看那僚民，抬著的大樹或是沉香，或是檀香，他都將豬油和松香熬起來，澆在樹上，點著了，便叫敬佛。」杜景山道：「可知鼻頭邊又香又臭哩。我卻從不曾看見檀香、沉香有這般大樹。」朱春輝道：「你看這起椎髻婦女，手內捧珊瑚的，都是國內官家大族的夫人、小姐。」

杜景山道：「好大珊瑚，真寶貝了！」看到後邊，只見一乘龍輦，輦上是檀香雕成四面嵌著珍珠、寶石的玲瓏龕子，龕子內坐著一個聖僧。那聖僧怎生打扮，只見：

身披著七寶袈裟，手執著九環錫杖。袈裟耀日，金光吸盡海門霞；錫杖騰雲，法力卷開塵世霧。六根俱淨，露出心田；五蘊皆空，展施杯渡。佛國已曾通佛性，安南今又振南宗。

話說杜景山看罷了聖僧，同著朱春輝回到朵落館來，就垂頭要睡。朱春輝道：「事到這個地位，你不必著惱，急出些病痛來，在異鄉有那個照管你！快起來，鎖上房門，在我那邊去吃酒。」杜景山想一想，見說得有理，假支持爬起來，走過朱春輝那邊去。朱春輝便在罈子裡取起一壺酒，斟了一杯，奉與杜景山。杜景山道：「我從來怕吃冷酒，還去熱一熱。」朱春輝道：「這酒原不消熱，你吃了看，比不得我們廣西酒。他這酒是波羅蜜的汁釀成的。」杜景山道：「甚麼叫做波羅蜜？」

朱春輝道：「你初到安南國，不曾吃過這一種美味。波羅蜜大如西瓜，有軟刺，五六月裡才結熟。取他的汁來釀酒，其味香甜，可止渴病。若燙熱了，反不見他的好處。」杜景山吃下數盅，覺得可口。朱春輝又取一壺來，吃完了，大家才別過了睡覺。

杜景山卻不曉得這酒的身分，貪飲了幾盅，睡到半夜，酒性發作，不覺頭暈噁心起來，吐了許多香水，才覺得平復。掀開帳子，擁著被窩坐一會。那桌上的燈還半明不滅，只見地下橫著雪白如練的一條物件。杜景山打了一個寒噤，道：「莫非白蛇麼？」揉一揉雙眼，探頭出去，仔細一望，認得是自家盛銀的搭包，驚起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，被賊偷去了！」

忙披衣下牀，拾起搭包來，只落得個空空如也。四下望一望，房門又是關的，周圍盡是高牆，想那賊從何處來的？抬頭一看，

上面又是仰塵板。跌腳道：「這賊想是會飛的麼？怎麼門不開、戶不動，將我的銀子盜了去。我便收買不出猩猩絨，留得銀子在，還好設法。如今空著兩個拳頭，叫我那裡去運動？這番性命合葬送了！只是我拼著一死也罷，那安撫決不肯干休，少不得累及我那年幼的妻子出乖露醜了！」想到傷心處，嗚嗚咽咽哭個不住。

原來朱春輝就在間壁，睡過一覺，忽聽得杜景山的哭聲，他恐怕杜景山尋死，急忙穿了衣服走過來敲門，道：「杜兄為何事這般痛哭？」景山開出門來，道：「小弟被盜，千金都失去。只是門戶依然閉著，不知賊從何來？」

春輝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不必心焦。包你明日賊來送還你的原物是了。」杜景山道：「老客說的話太懸虛了些，賊若明日送還我，今夜又何必苦來偷去？」朱春輝道：「這有個緣故，你不曉得安南國的人從來沒有賊盜。總為地方富庶，他不屑做這件勾當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既如此說，難道我的銀子不是本地人盜去的麼？」朱春輝道：「其實是本地人盜去的。」

杜景山道：「我這又有不解了。」朱春輝道：「你聽我講來：小弟當初第一次在這裡做客，載了三千金的綢緞貨物來，也是夜靜更深，門不開、戶不動，綢緞貨物盡數失去。後來情急了，要稟知國王，反是值館的通事官來向我說道：「他們這邊有一座泥駝山，山上有個神通師長，許多弟子學他的法術。他要試驗與眾弟子看，又要令中國人替他傳名，凡遇著初到的客人，他就弄這一個搬運的神通，恐嚇人一場。人若曉得了，去持香求告他，他便依舊將原物搬運還人。我第二日果然去求他，他道：『你回去時，綢緞貨物已到家矣。』我那時還半疑半信，那曉得回來一開進房門，當真原物一件不少。你道好不作怪麼！」

杜景山道：「作怪便作怪，那裡有這等強盜法師！」朱春輝道：「他的耳目長，你切莫毀笑他。」杜景山點一點頭，道：「我曉得。」巴不能一時就天亮下，好到那泥駝山去。正是：

玉漏聲殘夜，雞人報曉籌。

披衣名利客，都奔大刀頭。

話說杜景山等不得洗面漱口，問了地名，便走出館去。此時星殘月昏，路徑還不甚黑，迤邐行了一程，早望見一座山，不知打那裡上去。團團在山腳下找得耐煩，又沒個人問路。

看那山嘴上有一塊油光滑的石頭，他道：「我且在這裡睡一睡，待到天亮時，好去問路。」正曲臂作枕，伸了一個懶腰，恐怕露水落下來，忙把衣袖蓋了頭。忽聞得一陣腥風，刮得漸漸逼近，又聽得像有人立在眼前大笑，那一笑連山都振得響動。

杜景山道：「這也作怪，待我且看一看。」只見星月之下，立著一個披髮的怪物，長臂黑身，開著血盆大的口，把面孔都遮住了。離著杜景山只好七八尺遠。杜景山嚇得魂落膽寒，肢體顫，兩三滾滾下山去。又覺得那怪物像要趕來，他便不顧山下高低，在那沙石荊棘之中沒命的亂跑，早被一條溪河隔斷。杜景山道：「我的性命則索休了！」又想到：「寧可死在水裡，留得全屍，不要被這怪物吃了去。」撲通的跳在溪河裡，喜得水還淺，又有些溫暖氣，想要渡過對岸，恐怕那岸上撞著別的怪物，只得沿著岸輕輕的在水裡走去。

不上半里，聽得笑語喧嘩。杜景山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！有人煙的所在了，且走上前要緊。」又走幾步，定睛一看，見成群的婦女在溪河裡洗浴，還有岸上脫得條條才下水的。杜景山道：「這五更天，怎麼有婦女在溪河裡洗浴！分明是些花月的女妖。我杜景山怎麼這等命苦！才脫了閻王，又撞著小鬼。叫我也沒奈何了。」又想到：「撞著這些女妖，被他迷死了，也落得受用些。若是送與那怪物嘴裡，真無名無實，白白齷齪了身體。」倒放潑了膽子，著實用工窺望一番，正是：

洛女波中現，湘娥水上行。

楊妃初浴罷，不敵此輕盈。

你道這洗浴的還是妖女，不是妖女？原來安南國中不論男女，從七八歲上就去弄水——這個溪河叫做浴蘭溪，四時水都是溫和的——不擇寒暑晝夜，只是好浴。

我且說那杜景山立在水中，恣意飽看，見那些婦女，浮著水面上，映得那水光都像桃花顏色。一時在水裡，也有廝打的，也有調笑的，也有互相擦背的，也有摟成一團的，也有唱歌兒的。洗完了，個個都精赤在岸上灑水，不用巾布揩拭的。杜景山看得出了神，腳下踏的個塊石頭踏滑了，翻身跌在水裡，把水面打一個大窟窿。

眾婦人此時齊著完衣服了，聽得水聲，大家都跑到岸邊，道：「想是大魚跳的響，待我們脫衣服，重下水去捉起來。」杜景山著了急，忙問道：「不是魚，是人。」眾婦人看一看，道：「果然是一個人，聽他言語，又是外路聲口。」一個老婦道：「是那裡來這怪聲的蠻子，窺著俺們！可叫他起來。」杜景山想道：「我若是不上岸去，就要下水來捉我。」只得走上岸，跪著通誠道：「在下是廣西客人，要到泥駝山訪神通師長，不期遇著怪物，張大口要吃我，只得跑在這溪裡躲避。實在非有心窺看。」

那些婦女笑道：「你這呆蠻子！往泥駝山去，想是走錯路，在杭石山遇著狒狒了。可憐你受了驚，隨著俺們來，與你些酒吃壓驚。」

杜景山立起了身，自家看看上半截，好像雨淋雞，看看下半截，為方才跪在地上，沾了許多沙土，像個灰裡猢猻。走到一個大毛門，只見眾婦人都進去，叫杜景山也進來。

杜景山看見大廳上排列著金瓜鉞鐵，曉得不是平等人家，就在階下立著。只見那些婦女依舊走到廳上，一個婆子捧了衣服，要他脫下濕的來。杜景山為那玉馬在衣帶上，浸濕了線結，再解不開來，只得用力去扯斷，提在手中。廳上一個帶耳環的孩子，慌忙跑下來，劈手奪將去，就如拾著寶貝的一般歡喜。杜景山看見他奪去，臉都哭腫了，連濕衣服也不肯換，要討這玉馬。廳上的老婦人見他來討，對著垂環孩子說明：「你戲一戲，把與這客長罷。」那孩子道：「這個馬兒同俺家的馬一樣，俺要他成雙做對哩。」竟笑嘻嘻跑到廳後去了。

杜景山喉急道：「這是我的渾家，這是我的活寶，怎不還我？」

老婦人道：「你不消發急，且把乾袍子換了，待俺討來還你。」

老婦人便進去。杜景山又見斟上一大瓢桔酒在面前。老婦人出來道：「你這客長，為何酒也不吃，乾衣服也不換麼？」杜景山骨都著一張嘴道：「我的活寶也去了，我的渾家也不見面了，還有甚心腸吃酒換衣服！」老婦人從容容在左手衣袖裡提出一個玉馬來，道：「這可是你的麼？」杜景山認一認，道：「是我的。」老婦人又在右手衣袖裡提出一個玉馬來，道：「這可是你的麼？」杜景山又認一認，道：「是我的。」老婦人提著兩個玉馬在手裡，道：「這兩個都是你的麼？」杜景山再仔細認一認，急忙裡辨不出那一個是自家的，又見那垂環的孩子哭出來，道：「怎麼把兩個都拿出來？若不一齊與俺，俺就去對國王說。」老婦人見他眼也哭腫了，忙把兩個玉馬遞在他手裡，道：「你不要哭壞了。」那孩子依舊笑嘻嘻進廳後去。

杜景山哭道：「沒有玉馬，我回家去怎麼見渾家的面！」老婦人道：「一個玉馬打甚要緊，就哭下來！」杜景山又哭道：「看見了玉馬，就如見我的渾家；拆散了玉馬，就如散我的渾家。怎叫人不傷心！」老婦人那裡解會他心中的事，只管強逼，道：「你賣與俺家罷了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不賣，我不賣。要賣，除非與我三丈猩猩絨。」

老婦人聽他說得糊塗，又問道：「你明講上來。」杜景山道：「要賣，除非與我三丈猩猩絨。」老婦人道：「俺只道你要甚麼世間難得的寶貝！要三丈猩猩絨也容易處，何不早說！杜景山聽得許他三丈猩猩絨，便眉花眼笑，就像死囚遇著恩赦的詔，彩樓底下繡球打著光景，扛他做女婿的也沒有這樣快活。正是：

有心求不至，無意反能來。

造物自前定，何用苦安排。

話說老婦人叫侍婢取出猩猩絨來，對杜景山道：「客長，你且收下，這絨有四丈多，一並送了你。只是我有句話動問，你這玉馬是那裡得來的？」杜景山胡亂應道：「這是在下傳家之寶。」老婦人道：「客長，你也不曉得來歷。待俺說與你聽：俺家是術

術丞相，為權臣黎季犁所害，遺下這一個小孩兒。新國主登極，追念故舊老臣，就將小孩兒蔭襲。小孩兒進朝謝恩，國主見了異常珍愛，就賜這玉馬與他，叫他仔細珍藏。說是庫中活寶，當初曾有一對，將一個答了廣西安撫的回禮，單剩下這一個。客長，你還不曉得玉馬的奇怪哩，每到清晨，他身上就是透濕的，像是一條龍駒；夜間有神人騎他。你原沒福分承受，還歸到俺家來做一對。俺們明日就要修表稱賀國主了。你若常到俺國裡來做生意，務必到俺家來探望一探望。你去罷。」

杜景山作謝了，就走出來。他只要有了這猩猩絨，管怎麼活寶、死寶！就是一千個去了，也不在心上，一步一步的問了路，到朵落館來。

朱春輝接著問道：「你手裡拿的是猩猩絨，怎麼一時就收買這許多？敢是神通師長還你銀子了？」杜景山道：「我並不曾見甚麼神通師長，遇著術術丞相家，要買我的寶貝玉馬，將猩猩絨交換了去，還是他多占些便宜。」朱春輝驚訝道：「可是你常繫在身邊的玉馬麼？那不過是玉器鎮紙怎算得寶貝？」

杜景山道：「若不是寶貝，他那肯出猩猩絨與我交易？」朱春輝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也是你造化好。」杜景山一面去開房門，道：「造化便好，只是回家盤纏一毫沒有，怎麼處？」猛抬頭往房裡一看，只見搭包飽飽滿滿的掛在牀稜上，忙解開來，見銀子原封不動。謝了天地一番，又把猩猩絨將單被裹好。

朱春輝聽得他在房裡詫異，趕來問道：「銀子來家了麼？」杜景山笑道：「我倒不知銀子是有腳的！果然回來了。」朱春輝道：「銀子若沒有腳，為何人若身邊沒得他，一步也行不動麼？」杜景山不覺大笑起來。朱春輝道：「吾兄既到安南來一遭，何不順便置買貨物回去，也好起些利息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歸家心切，那裡耐煩坐在這邊收貨物。況在下原不是為生意而來。」

朱春輝道：「吾兄既不耐煩坐等，小弟倒收過千金的香料，你先交易了去何如？」杜景山道：「既承盛意肯與在下交易，是極好的了。只是吾兄任勞，小弟任逸，心上過不去！」朱春輝道：「小弟原是來做生意，便多住幾月也不妨；吾兄官事在身，怎麼並論得。」兩個當下便估了物價，兌足銀兩。杜景山只拿出夠用的盤費來，別過朱春輝，又謝了值館通事，裝載貨物。

不消幾日，已到家下，還不滿兩個月。鳳姑見丈夫回家，喜動顏色，如□餘載不曾相見，忽然跑家來的模樣。只是杜景山不及同鳳姑敘衷腸話離別，先立在門前，看那些腳夫挑進香料來，逐擔查過數目，打發腳錢了畢，才進房門。只見鳳姑預備下酒飯，同丈夫對面兒坐地。

杜景山吃完了，道：「娘子，你將那猩猩絨留下□丈，待我且拿去交納了，也好放下這片心腸，回來和你一堆兒說話。」鳳姑便量了尺寸，剪下□丈來，藏在皮箱裡。杜景山取那三□丈，一直到安撫衙門前，尋著那原舊差官。差官道：「恭喜回來得早。連日本官為衙內病重，不曾坐堂。你在這衙門前略候一候，我傳進猩猩絨去，繳了票子出來。」

杜景山候到將夜，見差官出來，道：「你真是天大福分，不知老爺為何切骨恨你，見了猩猩絨，冷笑一笑，道是：『便宜那個狗頭！』就拿出一封銀子來，說是給與你的官價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安南回來，沒有土儀相送，這權當土儀罷。」差官道：「我曉得你這件官差賠過千金，不帶累我吃苦就是萬幸，怎敢當這盛意！」假推一會，也就收下。

杜景山扯著差官到酒店裡去。差官道：「借花獻佛，少不得是我做東。」坐下，杜景山問道：「你方才消票子，安撫怎說便宜了我？難道還有甚事放我不過？」差官道：「本官因家務事心上不快活，想是隨口的話，未必有成見。」

杜景山道：「家務事斷不得，還在此做官！」差官道：「你聽我說出來，還要笑倒人哩！」杜景山道：「內衙的事體，外人那得知道？」差官道：「可知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我們本官的衙內，看上夫人房中兩個丫鬟，要去偷香竊玉。你想：偷情的事要兩下講得明白，約定日期，方好下手。衙內卻不探個營寨虛實，也不問裡面可有內應，單槍獨馬，悄悄躲在夫人牀下安營。到夜靜更深，竟摸到了丫鬟被窩裡去。被丫鬟喊起『有賊』，衙內怕夫人曉得，忙收兵轉來，要開房門出去。那知才開得門，外面婆娘、丫頭齊來捉賊，執著門門棍棒，照衙內身上亂打。衙內忍著疼痛，不敢聲喚。及至取燈來看，才曉得是衙內，已是打得皮破血流，渾身青腫。這一陣，比割鬚棄袍還算得談事哩！夫人後來知道打的不是賊，是衙內，心中懊恨不過，就拿那兩個丫鬟出氣，活活將他皆吊起來打死了。衙內如今閉上眼去，便見那丫鬟來索命，服藥禱神，病再不脫，想是這一員小將不久要陣亡。」

杜景山聽說衙內這個行徑，想起那樓下拋玉馬的必定是他了。況安南國術術丞相的夫人曾說他國王將一個玉馬送與廣西安撫，想那安撫逼取猩猩絨，分明是為兒子報仇。卻不知不曾破我一毫家產，不過拿他玉馬換一換物，倒作成我作一場生意，還落一顆明珠到手哩！」

回家把這些話都對鳳姑說明，鳳姑才曉得是這個緣故。後來也再不上那樓去。杜景山因買著香料，得了時價，倒成就了個富家。